



雨天炖肉

□李晓

雨中的柳丝把头垂得更低,比平时显得更是谦卑。披蓑戴笠的老郭放下锄头便对我喊,今天炖肉,雨天,你我好好喝上一杯。老郭把蓑衣挂在斑驳的土墙上,一瞬间,我恍然看到了时间在这个老墙上走过的灰色影子。

这是周末,我来到老郭所住的乡间,用了一个白日的时光,读完了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我买了好久,在城里阅读时,往往读着读着就走神了,或者是边读边在网上急着刷屏,一本书被切割成无数碎片,留在大脑中也成了一团糨糊。网络时代生怕漏过蛛丝马迹信息的焦虑,在这里被自然屏蔽了。

老郭早晨六点就起床了,是雨声把他唤醒的。我在凌晨三点就听见哗哗雨声在青瓦房上急骤响起,很快就起了一层屋檐水。

老郭是我在城里二十多年的故交,前几年他买了一处弃用闲置的农房,一年之中有一半时间在那里居住,自己种了农人留下的一亩多土地,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不断。老郭驱车回城时,用袋子装了蔬菜放在我楼下门卫室,通常就在微信里给我留下几个字:菜,老地方,记得去拿。

老郭喜欢在雨天炖肉,和那个美食家老头儿很相像,就是汪曾祺。他从城里带来这个面目和善的老头儿写美食的几本书,晚上做床头夜读,屋外昆虫唧唧声中,老郭有时从睡梦中咂巴着舌头醒来,是他梦见了书中美食。老头儿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下雨了,炖肉去啊。那声音,隔着时空的青蓝天幕,响彻老郭耳畔。

看燕子

□杨霄

又到春天,两只可爱的燕子从南方归来,像老朋友似的凭记忆和方向感,寻找到以往的旧窝,添砖加瓦,把旧窝拾掇扩容了不少。我错过了去年,今年就叫来小满一起新奇地观察。

燕窝都是一口一口衔来枝叶活着的泥土和口水慢慢搭建的,燕窝下方掉着羽毛和排泄物,无疑地展示着这是它们的地盘儿。这个窝远看像个锥形漏斗,紧紧地贴合着墙壁,像是已经和这老旧的建筑融为一体,走近来看,窝上的泥土成均匀的颗粒状,果然是花了心思和时间的,由里向外挤压泥球,燕子窝从外面看显得凹凸不平,但窝里面却非常平整。

燕子本是吉祥的象征,它们勤劳、调皮、可爱。老钱说,不可以触碰燕子的蛋,燕子来往的人家一定是心善的,也寓意着主人有喜事发生,万万不能搞破坏。老钱决定用相机每天记录燕窝里的一切动向,整理成纪录片,我们自然参与其中。

窝搭好了,离我们很近,一只燕子在窝外盘旋,看到人过来时,叽叽喳喳叫得更欢,也许在通风报信,提醒燕子妈妈有人靠近,保护孩子。燕子妈妈乖巧地待在燕窝里,轻易不外出。见我有一丝敌意,就算我站在窝的正下方,她也不飞走。

开始记录的第一天,4月26日,老钱站在凳子上用相机拍摄窝内的情景,已经出现5只蛋,隔一天又多了一只,浅肉色的蛋壳薄薄嫩嫩,仿佛一触碰就会碎。每天拍看不出变化,再过几天,去翻看视频的时候,6只蛋的蛋壳已经微微泛黄,看上去硬了些,上面的斑点清晰可见。

5月10日,窝里出现了两只肉红色的小家伙,

老郭说,在雨天炖肉,屋内锅里咕嘟咕嘟响,肉香弥漫在屋外水汽泱泱里,沁人心脾,这是恬静乡居生活中,一幅最写生的画。

老郭开始炖肉了,他首先劈柴。是一个老槐树的树桩,树桩上生了一层绿藓,我伸手抓一把,掌上全是树上的粗纤维。老郭扬起斧头朝树桩劈下,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木柴,作为炖肉燃料。柴火灶里,老郭用的还是老铁锅,感觉铁锅上浸透着农人家在年年岁岁的青烟缭绕中留下的食物沉香。老郭从房屋檩子上取下一块悬挂的腊肉来,在热水里洗净烟灰色,金黄油亮的腊肉切成小坨,放入铁锅里加上花椒、姜粒、橘皮翻炒,从石缸里舀井水盛进肉中,起初用大火煮沸,而后用小火慢煨,再加入土豆共炖。烧大火时用柴块,那柴块在灶里燃得欢腾,熊熊燃烧中突然发出一声巨响,老郭感叹说,这是不是惊动了树魂啊。用小火时,老郭改用秸秆,小火苗温存地舔着锅底,锅盖上汽氤氲,满屋肉香从门窗窜出,从屋顶溢出。

中午时分,老郭从一个瓦坛里倒出桑葚酒,是他去年采集的桑葚,用高粱酒泡的,酒色呈紫,一口喝下,微甜爽口中有陈酒之香。

外面还飘着雨,老郭同我边吃边喝,喝下一碗肉汤,微微发热中,一个嗝打响了,感觉是从体内五脏六腑中发出来的肉香。

老郭又给我盛了一碗肉汤,他说,你多吃点,多吃点,免得回城了还想要。我埋头喝着汤,他问,你现在还订了《收获》《当代》杂志?我点点头。老郭一声长叹,你真是老文青啊。

没有毛,也没有动,脖子都是软的,其余4只小家伙还在窝里安静地等待破壳。到了晚上,老钱看到老燕子离窝,继续拍摄,已经有4只小脑袋了,黑色的大眼睛好像还闭着,似乎隐约已经有叽叽喳喳的声响。视频只有短暂几秒,他说,小燕子现在非常脆弱,需要母亲的呵护,不能让老燕子离开太久。

再隔一天,6只小燕子已经全部孵化,肉红色的小家伙慢慢地蠕动着,身上只有少许的软毛,甚至没有力气探出脑袋,眼睛也没有睁开,镜头一天进入一次,不敢惊扰它们。好些天里,小家伙们都是无序地趴在窝里,看来破壳只是成长的第一步,它们现在需要阳光和食物,让自己更加有力。

中途老钱做了几天夜班没有拍摄,再次看到小燕子的时候,它们的关节处已经长出了黑色的羽毛,看上去和身体其他部位的羽毛不大一样,更大一些、更硬一些,应该是需要展翅飞翔的羽翼。

再过几天,经过燕窝下方,几只小脑袋立马伸出来,张大嘴巴发出啾啾声,那嗷嗷待哺的样子真是可爱。这时大燕子从外面叼着虫子飞回来,站在鸟巢边,一个一口按顺序喂食。

有幸看到燕子们年年养育下一代,从筑巢开始,守护、孵化、喂养、陪伴。燕子通人性,愿意与人培养感情,它们知道共同居住的人性格善良,飞跃山河再次与主人相遇,它们是勤劳勇敢的代名词。抬头正注视着燕子窝的小满,也是我需要守护和陪伴的人。我要用自己的勤劳和勇敢去感染她,让她传承下去。我要告诉她,这一切不只是生命的复制,更多的是责任的传递和心智的变强。

龙虾龙虾我爱你

□南雁

如果有人请我吃龙虾,我哪怕是已经吃过饭了也不会拒绝。这是为啥呢?

三十多年前,我在读大学时,第一次听说和看见了龙虾,但那时不可能吃到,因为兜里没钱。

我高考的志愿首选师范,虽然也有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几分初心,但归根结底是因为家境的困难甚至是艰难。那时师范生每月生活补贴饭票28斤,菜金(票)26.5元。饭票可以打米饭、米粥,菜票除了买菜、汤外,还可以买面条、馒头、包子、油条等。囊中羞涩的我只能节衣缩食,一个月家里给我二三十元就能生活了。可就是那二三十元,对于我的家庭来说也是压力山大。像我这样精打细算的人几乎没有第二个。四年大学,我几乎没买过衣服,连同往返路费,我用了总共不到1000元。这还不够一般同学一学期的零用。

每到春末夏初的中午和晚上,学校食堂的售菜间里都有红彤彤、色香味诱人的龙虾,油光锃亮、非常醒目,按只购买,一只2元。天哪,那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我绝对不能吃、根本吃不起,连想都不敢想。常有同学不仅买龙虾,更有啤酒相佐。看他们有滋有味、心满意足的样子,我想它的味道一定不错,我只有羡慕的份儿。

这些年来,龙虾大行其道,喜爱它的人越来越多,价格也一年更比一年高。我感觉龙虾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味道完全靠那些佐料。听说全国每年吃掉的龙虾数量惊人,物以稀为贵,龙虾野生的供不应求,精养的也身价飙升。

本来文蛤、蛭、鱼之类水产我不太爱吃,可是龙虾我从来不拒。除了它的味道独特可口外,我想更多的是对多少年前只能看着人家大快朵颐而垂涎三尺的那份酸楚和遗憾的补偿吧。

常听见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不屑地说:“那龙虾有什么好吃的,还不都是臭水沟里长出来的,邋遢肮脏;人工饲养的龙虾呢,饲料和药物确实不让人放心。”不过,作为吃货,有时是不能这样计较的,患得患失,何以能知天下之美味?再说,谁又听说有多少人因为吃龙虾而惨遭不幸的?至少我没有。而且,“眼不见为净”,这一句大白话也是大实话,确实颇有道理。有人说“干净人不吃屎浇菜”,粮食蔬菜也都需要人畜粪便来施肥的,可是有几个人拒绝呢?在有形有色、有香有味到让人觉得它甚至有情有义的龙虾面前,谁又会不动口呢?

这个季节,有龙虾做伴真好,可惜我不能喝啤酒,否则真的是夫复何求了。

